

飲水詞集



上海光華書局

飲水詞集

納蘭容若著

謝秋萍編校

上海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0

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版

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四版

每册實價大洋四角

本書的編成係根據于有正書局的納蘭飲水詞側帽詞全稿本，顧貞觀的飲水詩詞，袁枚的飲水詞鈔，粵雅堂叢書中的飲水詞諸本校其訛誤，共得詞三百三十三首。雖非精本，然較之諸輯，略爲完備矣。

納蘭性德及其詞

胡 雲 翼

一

詞的演進，經過了兩宋詞人的發揚光大，至南宋之末，已盛極而衰，詞壇漸漸不能保持原有的光榮了，雖然還有幾個詞人支撐着門面，但是詞的青年時代已經成了過去，顯然末路堪憐！況且雖有幾位遺老的詞人，也只是在兩宋詞人中翻來跳去，不但變不出新花樣來，舊花樣也就玩得不像樣。詞壇既然失却了中心人物，詞的發展更是微乎其微了。及至元曲代興，詞壇的勢力便全部推翻掉了。元曲之後，繼以明代小說之發達。明代雖也有幾個詞人，其作品亦無足稱述，不過繼承着詞的一線脈絡

而已。到了清代，一切文化學術都顯着活潑的朝氣，但是詞壇仍舊昂不起頭來。那些所謂著名的詞人也者，如朱彝尊如張惠言，如周濟，如項鴻祚，鄭文焯之流，雖著名于一世，但擬之于兩宋詞人，則顯然小巫見大巫，誠碌碌不足以名家也。然而，我們却于清代二百年中得着一個意外的發現，不但清代的詞人中沒有一個比得上他的，即擬之于有宋幾個偉大的詞人柳永，辛棄疾，也決沒有愧色。那人是誰？便是飲水詞與側帽詞的作者納蘭性德。我們儘可以大胆地說：這是有宋以後數百年中第一大詞人。對於這樣偉大的詞人，我們怎能不仔細底來研究他介紹他一番。

二

我們要研究納蘭性德的作品，自然免不了先要介紹介紹他的生平：

納蘭性德，原名成德，以避諱故，改名性

德。字容若。生於公元一八一一年（順治十一年）。其祖先原居葉赫地。父明珠，在清庭官至太傅。性德既生于貴族的家庭，幼年即受很好的教育。十七歲，補諸生貢入大學，年少才華，極得清帝的隆遇，授三等侍衛，出入扈從。因此得隨清帝遊海子，沙河，西山，湯泉，遠至張家口外，五台山，盛京，烏刺，泰山，以至于江南。清帝優遇有加，由三等侍衛進爲一等侍衛。性德性不喜拘束，愛交遊。所交如無錫嚴繩孫，顧貞觀，慈谿姜宸英，吳江吳兆騫，皆一時孤傲自許之文人。酬唱之作極多。惟性德既官侍衛，久處宮禁，行動不能自由，頗鬱鬱不歡。竟于康熙二十四年（公元一六八五年）劇以病歿。這時性德還只有三十一歲。天公妬嫉，才人福薄。這位偉大的詞人，還沒有盡量發揮他文藝上的天才，便爾在青春時代凋零了。一朵有開發美麗的鮮花的預期的苞兒，忽遭狂飈暴雨的摧折，如何不是值得痛

悼的？可是，就納蘭性德生前的創作，那三百多首詞，便是粒粒的珍珠，在文學史上將永遠的閃放着光燄而不朽！

（附註）這段小傳是根據徐乾學君的納蘭君墓誌銘並參考他篇寫成

三

現在要進一步，來研究納蘭性德的飲水詞（包括側帽詞而言）了。

我們在上面既然認識了納蘭性德的生平及其環境，那末，他的作品自然也是表現或反映他的生平及環境。這是無疑的，因為文學乃是生活的反映。具體底說：以納蘭性德那樣圓滿的貴族生活作背境，所產生的作品最少也是貴族式的，艷情的或享樂主義的文學，不然，便是虛偽的創作。是不是，讓我們打開飲水詞一看，立刻便要使我們駭異。裏面所抒寫的盡是些陰霾的情調，盡是些悽愴的哀感，不是苦懷

昔日，便是感慨今朝。打開飲水詞的第一頁，第一首詞憶江南便是：

“昏鴉盡，小立恨因誰？急雪乍翻香閣絮，輕風吹到膽瓶梅。心字已成灰！”

如其我們在讀飲水詞以前，還沒有認識納蘭性德的生平，那末，當着讀完飲水詞以後，一定無疑的決定作者是一個哀哀無告的孤兒，是一個流浪無歸的旅客，是一個流浪失意的青年，在那兒哀吟。誰也猜不着這是極人間富貴的翩翩公子呢！

在這裏我們便不免懷疑：既然納蘭性德的生活那樣富貴，而他的作品反如此頹廢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難道是故意矯情嗎？難道是無病呻吟嗎？本來，中國文人的作品，大都免不掉矯情的虛偽，大都是無病呻吟，我們很可以根據這條老例來批評飲水詞。如果是這樣，飲水詞還有什麼價值？然而我們若是仔細談談飲水詞，便立刻發現這種說法大謬不然。大概一種

虛偽的作品，一定不是根據於生活的經驗；既然不是根據於生活的經驗，單靠幻想與妄想，則無論作者怎樣工于描寫，總不能描寫刻畫深入而十分感人。可是我們讀過納蘭性德的飲水詞，便知道作者的描寫是如何深刻有力！而且一種陰霾沈着的情調，貫穿全部飲水詞的脈絡，不僅不是沒有生活經驗所能成功的詞，也却不是淺薄的生活經驗所能構成的詞的內容。怎能以‘虛偽’二字便輕輕抹煞了一個偉大的作家呢？

但是，我們爲要找出納蘭性德的詞和他的生活的關係，自然不能不從一個新的觀點上去求解釋。

四

——自是天上癡情種，不是人間富貴花。

納蘭性德這兩句詞，便可以說是他對於生

活態度的自白。原來人類的性格實在不是一樣的，同是文人，有的便熱中功名，追求富貴，不惜身敗名裂的，如謝靈運潘岳輩即以利祿喪身；有的便極端厭惡功名，淡于利祿，如陶淵明“富貴非吾願，性本愛山邱，”遂掛官而去，歸隱田園。納蘭性德自屬後面一種的人格，但他不幸却偏偏生於世家，貴族的禮教拘束着他，宮廷的嚴禁範圍着他，不能自由；縱然物質的享受極其奢侈，功名的冠冕極其尊榮，然而“自是天上癡情種，不是人間富貴花”的納蘭性德，却如何能動他的心？如他贈梁汾的金縷曲詞便說“德也狂生耳，偶然間，縉塵京國，烏衣門第”。所以納蘭性德在精神上仍然是度他性靈的感情的生活。看他采桑子塞上咏雪花：

“非關癖愛輕模樣，冷處偏佳；別有根芽，不是人間富貴花。謝娘別後誰能惜？飄泊天涯，寒月悲笳，萬里西風瀚

海沙。”

“雪花”，便是納蘭性德人格的象徵吧。再看他的畫堂春詞：

“一生一代一雙人，爭教兩處銷魂。相思相望不相親；天爲誰春？槳向藍橋易乞，藥成碧海難奔。若容相訪飲牛津，相對忘貧。”

人生若是得不到愛情的慰安，富貴有什麼味兒？若是有意中人同居之愛，窮也窮得快樂。這幾句話便可以概括納蘭性德的人生觀。但是在富貴中的納蘭性德，却不能得到愛情的慰安，所以在他詞裏面常常呼喊著這種饑荒，而煩悶，而狂叫，引起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交關。

五

我們若作更進一層的觀察，便又覺察僅僅所謂“自是天上癡情種，不是人間富貴花”，實

不足以解釋飲水詞的全部來源。我們讀了飲水詞，覺得哀傷淒厲到了極處；這樣的哀傷淒厲的作物，決不是拿簡單空泛的先天性可以拿來作解釋的。一定是作者生命的內部，更有隱秘的創傷。我們試舉其詞例便會知道：

“而今才道當時錯，心緒淒迷，紅淚偷垂，滿眼春風百事非。情知後來無計，強說歡期。一別如斯，落盡梨花月又西。”（采桑子）

像這樣的詞在飲水詞裏面真不知道能夠舉好多的例子出來。對於這種性質的詞，我們將怎樣去解釋牠的背境？有人說，納蘭性德少年喪其愛妻，悲痛萬分，所以他的詞變為婉轉淒涼。不錯，納蘭性德對於他的愛妻喪亡是異常痛悼的。如青衫溼悼亡詞：

“近來無限傷心事，誰與話長更？從教分付綠羞紅淚，早雁初鶯。當時領略，而今斷送，總負多情。忽疑君到，漆鐙

風颭，癡數春星。”

但是，我們絕不能夠說，納蘭性德的悲歌都是悼亡；即如上面所例舉的那首采桑子，似乎不是可以拿悼亡來作最好的解釋。那末，怎樣可以解釋呢？

我在前面說過：納蘭性德不幸生於世家，貴族的禮教拘束着他，宮廷的嚴禁範圍着他，不能自由，全部的青年時代，無端消磨于追隨皇帝的侍衛生活去了。然而納蘭性德却又是需要感情生活的人，要有愛情來營養他的健康。處在這樣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極端衝突之下，也許納蘭性德有他理想的情人而不能愛；也許因為家庭地位的拘束，不能實現愛的婚姻；也許他在宮禁如雲的宮女皇妃裏面，有他可望而不可即的意中人。這種假定，雖然我們不能在事實上求得實證；但我們讀過飲水詞的讀者，便一定能夠從詞背境上的證明這種假定是沒有錯底。不嫌更舉幾個詞例如下：

“相逢不語，一朵芙蓉著秋雨。小暈紅潮，斜溜鬢心雙鳳翹。待將低喚，直爲凝情恐人見。欲訴幽懷，轉過回闌叩玉釵。”（減字木蘭花）

“花叢冷眼，自惜尋春來較晚。知道今生，知道今生那見卿！天然絕代，不信相思渾不解；若解相思，定與韓憑共一枝。”（減字木蘭花）

這顯然是情詞是相思詞，這顯然不是悼亡詞，我們很容易認識底。而且我們也就相信納蘭性德的情詞相思詞，還一定有他生活上的背景——生命的暗創——這也是可斷言底。

六

現在我們要論及飲水詞內容的生命了。

分析飲水詞內容描寫的傾向，不外是寫“情”，寫“愁”，寫“別”。這三項可以說是飲水詞構成的生命素。有時這三者是連鎖着

分不開的，在寫“情”裏也夾着寫“愁”寫“別”；有時在寫“別”裏面也夾着寫“愁”寫“情”。但因為着重點不同，往往每一首詞，有一個單一的傾向。先從寫“愁”說起吧：“愁”本是情緒的一種現象，可是納蘭性德却好像是天帶愁來，試翻開飲水詞一讀，“愁”知多少？

“那更夜深清露溼愁紅！”

“倚欄無緒不能愁。”

“幾爲愁多翻自笑。”

“是一般心事，兩樣愁情。”

“愁多成病，此愁知向誰說？”

“新月才堪照獨愁，却又照梨花落。”

“唱罷秋墳愁未歇。”

“一種煙波各自愁。”

“甚天公不肯惜愁人，添憔悴！”

“年來憔悴與愁并。”

“天將愁味釀多情。”

“將愁不去，秋色行難住。”

假如我們精確地作一統計，恐怕飲水詞十首有七八首會有“愁”字。可是，納蘭性德雖愛寫愁，却不流于濫，不流于通俗。他的想像極離奇，所以連綴成一句，都是新鮮的意思；他的描寫很活潑，所以隨手拈來，都是新鮮的字眼。我們只要看上面抄的十二句，雖然都是寫愁，却都是不同的意義，都被用成新鮮的字眼了。

納蘭性德的寫“情”，也只限于愁情，淒苦的情，而沒有愉快的情。例如攤破浣溪紗：

“……人到情多情轉薄，而今真個不多情。又聽鷓鴣啼遍了——短長亭。”

虞美人的後半闕：

“多情自古原多病，清鏡憐清影。一聲彈指淚如絲，央及東風：休遣玉人知。”

又如蜨戀花：

“蕭瑟蘭成看老去，爲怕多情，不作憐